

悅庵詩續
浮生夢影
合刊

南海潘世謙蛻菴著

悅庵詩續
浮生夢影

合刊

蛻庵詩續
浮生夢影
合刊著作者

潘世謙
蛻庵

通訊處：
香港郵箱：一〇一二號
電話：五—四五三〇三五
五—二二八三一九

一九八一年辛酉孟秋初版

中國詩學，由周代開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歷代演進，名家輩出，到了唐代，最爲興盛，下逮宋朝，盛況不減。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所作膾炙人口，命意遣詞，俱臻登峯造極之境，後人雖刻意摹仿，往往得其貌似，也難得其神韻。是以做詩如一味蹈襲，無清新之意，雋永之詞，便難免東施效顰，無論如何努力求工，也難超越前人了。

由於人事興替，環境變遷，今人自不應依傍前人，模仿古人言語，因而有黃遵憲（公度）提出「我

手寫我口」的主張，對於詩之改革，本來極有意義，可惜他雖然如此說，但他所作的詩仍不能脫出古文家的窠臼，有時鑄詞甚至頗爲深奧，未能發揮新體詩的功能。我本人自問學養及才力都不及黃公度，但有感於此，却頗爲留心於以新詞寫新詩，在詩句中多用現代語，用今人的辭語，來表達今人的思想和感情。

真的，做詩如果不講求意境和神韻，但求把詩之辭彙搬字過紙，堆堆砌砌，押上韻脚，便算成篇，試想此類詩究竟欠缺生命和靈魂，有何意義？遇此情形，還是擱筆不做，較爲心安理得吧！

另一方面，我的本意以爲詩必須清，如果不能清，

就不是好詩。但要詩寫得清，則人必須清，人清則品格高尚，不會趨炎附勢，不會同流合污，常言道：文如其人，詩應作如是觀，人品一清高，所作詩詞自高雅脫俗，不然的話，滿身俗氣，詞意猥瑣，能有佳作者幾希矣。

我雖然主張寫詩不能俗，以清爲最高之境界，所以我初學作詩，便一直以此自勉，命意遣詞，均以此爲依歸。自愧才力有限，在新體詩創作上沒有多大貢獻，但也並不因此而氣餒，默默地努力，希冀有點收成；遺憾的是，未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多讀點書，來充實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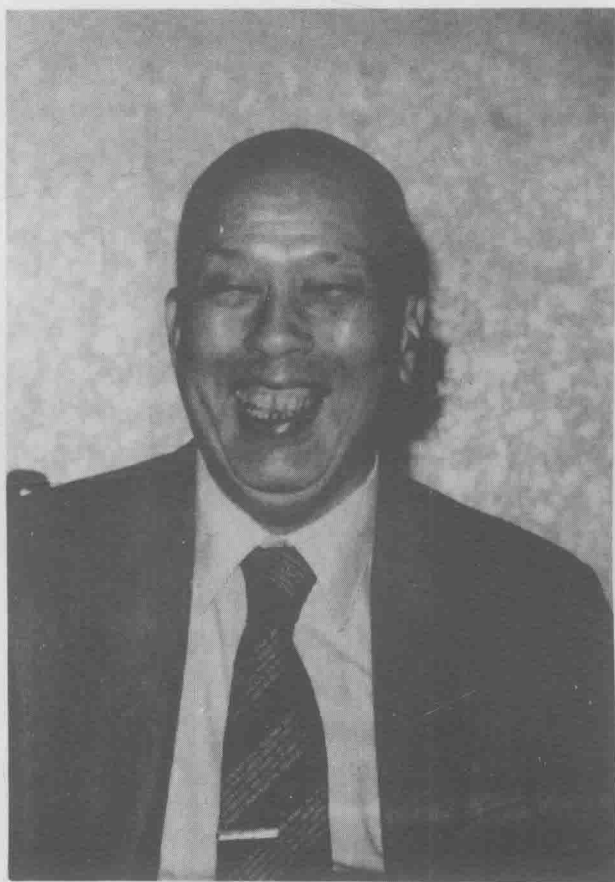
區區之心，頗願對近代詩學的改進，稍盡棉力，

可惜本人所能做到的，仍然等如以小石投於大海，只泛起小小的漣漪，沒有甚麼影響。即使如此，本人仍然希望此一點蕩漾的微波，能有萬一的機會耀人眼簾，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來加以極力倡導，才是我國詩教前途之幸呢！

一九八一年辛酉夏月

潘蛻庵草

蛻庵八一近照



一九八一年辛酉秋日攝



像 造 年 中 庵 蛻

序

膏以謂頤養延年之道莫食於酒食
漿色之微逐犬馬博簞之流連匪特
積久生厭而季老神倦肆應亦難然
而尚之登覽人事之振觸風煙暘雨花
林禽魚振於目而感于心者其虛名氣

志不能有所宣遂將吟詠出之既以
自娛並消同好易曰遊者无闷吾謂
人遊於篇翰之中陶其性情不遊者而
无闷故優游自得能享黃髮大年
唐之帝蘇州年五十餘宋陸羽約八十五
清趙雲松六時作偶玉也 南海

悅者宗文壯歲服宵晚而正歲日惟耽
於吟詠年且大耋而耳目聰明步履
矯健時之邂逅于市廛中一壺相對以
尋章摘句為米心常之羨之曰者從
寶蓮梅樹面立出山游諸什相示其詩
自吟天籟不為飯顆之苦吟而閒澹清

暢別溫真趣是殆深以易為遊世先
心之旨者歟丈初集梓行有年今為續
集屬序于余以因樂為之書將以祝其
眉壽且起祚我雲松而遂蘇州也
己未秋月順德宋末以磐好序於太平

山儒林臺



蛻庵潘三丈太丘道廣元亮風高志樂林泉
鄭玄稱天下長者性耽吟詠潘岳是正始詞
人嗣河陽之家聲標四知之素抱散疇斜巾之
態畫團扇臣誰如雨聲鐙影之中擊唾壺
而欲碎其詩俊逸似陸務觀清新如白香山

跳泉水以爲珠振霞輝而成綺潛氣內轉不
求合於古人清音外流乃獨無題作者今斯集
之梓行也將與名山同垂其不朽矣

辛酉 世尊降生后三日順德何叔惠拜序



近人談詩每尚深僻重典實或則嚴求聲律以為非
此即不成詩予有疑焉夫詩所以言志言為心聲心有
所感則歌之頌之詠之歎之莫不隨其所遇而名作要
皆出於自然故遭際坎坷者多愁苦之辭天性和樂
者多豁達之意大抵有真性情乃能感人予耳

蛻庵丈詩名久矣顧未獲晉接而只竊誦其詩今
歲夏日始偶於宴會中遇之則紅顏白髮年逾八旬而
康彊如六十許人卽之則藹然可親向之請益則極謙
如有所不足於以見其待人接物之誠與學養之道

文之多詩取材於日常生活環境中自鳴天籟不
作苦吟惟求陶養身心恬然自適今將粹其續集
而以近稿相示秋窗鐙下迴誦風前覺其情感真
摯淡如秋容而不事離飾間有感事之作亦足以
揚清勵俗是有心世道之人也豈斤斤於咬文嚼
字者哉爰為序而歸之以志敬佩

庚申重陽後六日陳秉昌於秋懷山館

